秋晒，老屋最踏实的烟火

□ 梁惠娣

寒露过后，粤西山村的日头便柔了。不再是盛夏那种灼人的猛光，是带着干爽北风的暖阳，晒在人身上，暖融融的，最宜秋晒。老屋檐下、地坪晒场、阶前竹架，大大小小的簸箕、竹筛一字排开，摊满田里收来的风物，晒出一整个深秋独有的味道。

晒场中央，是刚收割回来的晚造稻谷，厚厚铺成一片浅金。父亲握着长柄木耙，弯着腰，从这头推到那头，沙沙沙，谷粒翻滚，细碎的禾屑随风飘起，清润的禾香便漫开来。他隔上半个时辰，总要走上几趟，把底下还带着潮气的谷子翻到面上，让每一粒都晒得匀匀的、干干的。

母亲在一旁收拾各色豆子：乌黑油亮的黑豆，圆实金黄的黄豆，褐红温润的眉豆，分盛在几只竹筛里，摊得薄而匀。豆子刚从田里收回来时，还沾着湿泥，初晒时带着一股泥土的腥气，晒上两三日，便渐渐透出沉稳醇厚的豆香。小小的黑芝麻也占了一方簸箕，颗粒细滑，最是娇气，不能顶着烈日久晒，母亲隔一阵便要去看上一眼，抬手轻轻拨动，生怕晒过了头，走了油香。

檐下那一排排簸箕，是母亲精心收拾的菜蔬，藏着寻常人家一整个秋冬的滋味。白萝卜洗净，切成厚厚的长条，先用粗盐腌出苦水，挤干了水，再摊开在日头下慢慢晒。母亲说，萝卜干要晒得透，晒得柔，才留得住那股咸香回甘的滋味，冬日里切一小碟，最宜佐粥。菜园里收了尾的白菜、芥菜，放进大锅里焯至软碧，捞起摊凉，再铺在竹筛上慢慢脱水，渐渐褪成深褐柔韧的菜干。白菜干清甜，芥菜干甘香，日后抓一把，和几块骨头一起煲汤，便是一锅山野的清鲜。一旁还摆着削好的柚子白瓤，切成长条，褪去青皮的涩，只留肥厚绵软的瓤块，在日光里缓缓收去水汽，清苦柔和的果香悠悠散开，待干透了，拌上糖，腌成蜜饯，是孩子们冬日里最馋的零嘴。

秋晒从来不是急活，得守着，也最怕变天。日头偏斜了，父母便把簸箕轻轻挪到向阳处；风大了，留心压住那几筛轻薄的芝麻。山里天气说变就变，最怕骤然泼下一阵冷雨。天边云色一沉，父亲便搁下木耙，喊一声，母亲应声从屋里出来，一个拢谷收豆，一个端簸箕、拾菜干，手脚麻利，有时还要招呼隔壁邻里搭把手，抢收晒物，忙得满头薄汗，却也在这份热热闹闹里，格外踏实。

待到东西全部干透，便分门别类收好：稻谷入了谷仓，黑豆、黄豆、眉豆、芝麻装进陶瓮，萝卜干、白菜干、芥菜干、柚皮干扎进竹篓。瓦罐封得严实，摆在老屋阁楼上。往后阴冷漫长的冬日，揭开盖子，那股糅合了阳光、泥土和粮食的香气扑面而来，依旧盛着这一季田园的暖。

我常蹲在晒场边，静静看着父母忙碌。风掠过，稻谷的禾香、各色豆子的沉味、菜干的清甘、柚皮淡淡的苦香缠在一处，暖融融裹在秋阳之下。秋晒，晒的是五谷杂豆、菜蔬山货，晒进簸箕里的，是父母一季一季俯身劳作的期盼，也是这粤西老屋最踏实的烟火。那味道，就是阳光落进泥土里，安稳从容的人间滋味。


晒鱼干。
湛江日报记者 李忠 摄


盛开的万寿菊。
新华社 发

诗意登高

□ 野夫

沿着平平仄仄的山路
我在一千多年前的唐诗里
拾级而上
去寻访古代的山河

驻足杜甫的《望岳》亭
感受泰山巍峨磅礴的气魄
伴李白静看庐山飞瀑
心底也疑是银河自九天垂落

走入白居易笔下的江南
春水繁花，别是一番风物
借宿王维《山居秋暝》
一梦醒来，一帧秋日
山林清幽秀美的山水画卷
扑面而来

于古诗词里登高
步履悠然，不必汗湿衣衫
一样尽览锦绣风光
养一身文心
让诗书长驻心间

霜菊（外一首）

□ 陆德峰

霜是提着刀来的
一刀削薄雁影
一刀削薄东篱
第三刀，落向菊丛
削得只剩几瓣黄

花开着，开给霜看
也开给自己看
风翻遍每一瓣
想找一处软肋
没找着。瓣瓣都瘦
瘦成一根不折的诗骨

后来我蹲下来
看了很久
想起父亲蹲在田埂上
把秋天
一袋一袋扛进冬天

霜把路让开

柿子树举着最后一盏灯
照那些赶夜路的霜
它们落在瓦上，落在草叶上
像谁撒了一把碎盐

母亲从地里拔萝卜
手背上裂开的口子
比节气来得更早
她哈一哈气，继续弯下腰去

远处的山在慢慢变薄
像一件洗了太多遍的旧衫
父亲说过，霜降不降霜
降的是一年的收成和腰杆

我站在田埂上，什么也没做
只是把衣领竖起来
霜把路让开了，露出一截
通往村里的，硬邦邦的土

别了，阿勒泰（外一首）

□ 十九

阿勒泰把星星别在衣襟上
风是牧马人的酒壶
倒出整个草原的心跳

雪落在松尖时
河流正把石头焐热
每一块苔藓都藏着
去年秋天遗忘的牧童

我坐在云杉树下
看牛羊啃食阳光的碎屑
毡房的炊烟是大地的脐带
连着天空最软的那片蓝

今夜不用写诗
只用一个简单的仰望
就抑制了即将掉下的眼泪
别过我此生求而不得

丈量月亮到草垛的距离
让每一粒草籽都知道
这里的黎明最乖
比所有远方都更懂得等待

桂林的风，都在替我想你

漓江水漫过青石板时
我在正阳巷口来来回回
数到第三盏灯亮起时
两江四湖的夜碎进水里

替你捡了一把
又慌乱将手收回
生怕只是多看一眼
你来时这景都不是原样

无人机悬在独秀峰尖
王城的墙把影子铺得好长
数完整条街的102盏灯前
风裹来桂花香落了满胸的凉

我再也写不出诗句
但这里的石头会说话
所有风景站成队列
风在等，你和我并肩的，那一次

秋潮引

□ 诗/图 何晨枫

风起时，余晖穿过云层
落在渔工的脚尖上
我借这璀璨的云彩，安放
一颗不急于言说的心
阳光照见万物
却从不挽留任何影子

脚下，还是从前的海滩
只是少了并肩的身影
潮汐退了，影子还给了天地
清晰如空的岸际，才更像
一片辽阔、从未登临的浅滩

我站了很久
直到潮声把黄昏磨成细沙
直到季候风把脚印吹成浅坑
坑里蓄着半宿微光，和一声声
没有回音的轻叹
当渔工收起最后一张网
网眼里漏下的不是鱼
是碎成鳞片的翅膀

露起时
我把飘渺的心从云彩里取回
发现它轻如一枚贝壳
里面灌满了秋潮的余音
却再也喊不出一个完整的名号



大众写 写大众

父亲与家风

□ 滨湖

父亲寡言少语，很少和我们讲大道理，但他的一言一行，都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我们的家风。

2014年，父亲建房子的时候，我和姐姐托朋友写了一幅字挂在入门客厅，内容是8个字——利而不害，为而不争。2020年，我买新房的时候，又托朋友写了一幅字挂在书房，内容是另外8个字——诗书启后，勤奋传家。

在我心里，“利而不害，为而不争”“诗书启后，勤奋传家”这16个字，是父亲品行的真实写照，也是我们家风的具体体现。

父亲是个温和友善的人。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好像从没与外人大声争吵过，就连红脸的时候都少之又少。出来工作之后，曾经亲耳听老同事讲起父亲，“如果你和谁谁（即父亲，笔者注）都借不到钱的话，那你在镇上可能再找不到其他人可以借钱了”。

一个周末，我回家帮父亲照看农资店，其间有位顾客在和父亲讨价还价，父亲一直笑着说“已经是最便宜的啦”，但这位顾客仍然在不停唠叨，旁边其他顾客便讲了句“如果你在这里买都还不便宜的话，你在其他地方更买不到了”。类似的场景还有不少，父亲有时遇到生活相对困难的顾客，在给予最实惠价格的基础上，结账的时候他往往会抹去那一两元钱的零头。

父亲很重视教育，我们家虽说不是书香门第，却也一直有缕缕书香缭绕，这主要得益于父亲。自我记事起，父亲在闲暇之余常常读书看报。从小到大，父亲带我和哥哥进城，去得最多的也是书店。父亲生于20世纪50年代，他深知“知识才能改变命运”，一直注重子女的教育，面对一些长辈亲戚“女孩子读书无用”等劝说，父亲从不为所动，一直省吃俭用供我们读书，二姐还成为了一名教师，父亲也常引以为荣。

父亲勤勉务实，就像一部不知疲倦的“永动机”。他年轻时到过海南三亚育种，后面回到村里当过文书，为了补贴家用和换取粮食，还同时养过猪、种过水稻和甘蔗。60岁之后，他还大胆选择“二次创业”，经营起自己的农资店，并且利用楼顶空地开辟出一片小菜园，种上青菜、瓜果，每天傍晚农资店关门之后，他就到菜园浇水、松土，一直忙活到晚上7点半之后才有空吃晚饭。日复一日的体力劳作、常年的辛苦奔波，让父亲饱经风霜、日渐苍老，但他从不叫苦、从不喊累，用超乎常人想象的艰辛奋斗，给我们四姐弟创造尽可能好的条件，托举起了我们整个家庭。

这就是父亲塑造的良好家风，它也让我从中养成了许多好习惯。我们传承家风，也是心怀感激，更加读懂父亲的不易，体悟父亲的隐忍，感恩父亲的养育。

指尖上的香

□ 赖廷阶

在电白，真正懂香的人，不靠鼻子，靠手。

这是林师傅告诉我的。那天我坐在他的作坊里，看他理一块奇楠。他不用把香料凑到鼻子跟前，而是用手指的指腹，极轻极慢地抚过香块的表面。他的眼睛半闭着，像在听一段极微弱的音乐。有时候他会停下来，把手指放在舌尖上舔一下，再重新去摸那块香。

“香的气味，会留在手上。”他伸出自己的双手给我看。那是一双布满老茧和疤痕的手，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色，皮肤粗糙得像沉香树皮。但也就是这样一双手，它能够分辨出几十种不同的香气——哪块香是海南的，哪块是野生的，哪块是人工的，哪块陈化了10年，哪块刚采下来不到1年……这些信息，都在他的指尖上。

“人的指尖有最敏感的触觉，”林师傅说，“一块香有没有油、油够不够老、质地是硬是软，手一摸就知道。鼻子闻不到的细节，手能摸到。”

我请他教我。他挑了一块巴掌大的沉香原料给我，让我闭上眼睛，用手指去感受。起初我什么都摸不出来——只觉得是一块凹凸不平的木头，有些地方光滑，有些地方粗糙。

林师傅引导着我：“慢慢来，用指腹轻轻地滑过去，像在水面上滑一样。有没有感觉到有些地方特别凉？那是油脂多的地方。有没有感觉到有些地方微微发黏？那是老油，年头够了。”

我屏住呼吸，把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到指尖。果然，在那块看似单调的木头表面，我触摸到了一个无比丰富的世界。油脂多的地方，指尖会感到一种微微的凉意，像触到一块温润的玉；油脂少的地方，则干涩而粗糙，像砂纸。有些纹路是凸起的，有些是凹陷的，有些像山脉的走向，有些像河流的分岔。我的指尖在那些沟壑间穿行，像一只蚂蚁爬过一片古老的地形。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沉香不只是用来闻的，更是用来摸的。气味是它的语言，质地是它的身体。而人的指尖，是通往这个身体最近的路。

林师傅的手，是一双被沉香塑造了40年的手。他十几岁开始跟父亲学理香，每天握着那把祖传的弯刀，在坚硬的香木上一刀一刀地刮。弯刀没有护手，手背经常被木屑划破，虎口被刀柄磨出血泡，血泡破了结痂，痂掉了又磨出新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手指的痛觉已经被磨钝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异常敏锐的触觉。

“这双手，比我妈还了解沉香。”林师傅笑着说。但我知道，这笑容后面是多少年的孤独和坚守。在漫长的岁月里，他的双手日复一日地与沉香对话，没有观众，没有掌声，只有刀刃和木头摩擦的沙沙声。他的指尖知道每一块香的秘密，但这些秘密不需要说给任何人听。手知道，就够了。

这让我想起了冼夫人。冼夫人的“唯用一好心”，如果翻译成手的语言，就是：用手去做该做的事。不逃避，不推诿，不敷衍。该拿刀的时候拿刀，该握笔的时候握笔，该安抚的时候安抚，该决断的时候决断。我常想，她的手上一定有着比林师傅更厚的茧、更深的疤。因为她的战场比林师傅的作坊更大，她的刀斧比林师傅的弯刀更重。

在电白的乡间，我还见过许多双不一样的手。老周的手是种香的手，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色土壤，手掌粗糙得像砂纸，但捧起一棵幼苗的时候，却轻得像在捧一个婴儿。阿芳的手是理香的手，修长而灵巧，能把一块不规则的香料削成圆润的珠子，每一颗都大小均匀、表面光滑。陈伯的手是修香的手，70多岁的他，手有些抖，但拿起那把细小的雕刻刀时，手却稳得像被钉住了一样，能在芝麻大小的沉香珠上雕刻。

这些手，都是“好心”的手。它们不善言辞，不会写文章，不会做演讲，但它们用自己日复一日的劳作，在这片土地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记。

我曾在一位收藏家的家里，摸过一块传世的老沉香。那块香据说是明代的东西，传了十几代人，表面已经被摸出了一层厚厚的包浆，黑中透红，温润如玉。

收藏家告诉我，这块香最早的主人是一个采香人。他在深山中发现了一棵千年沉香树，从中取出了这块香，临终前把它传给儿子，说：“这块香里有我手心的汗，你接着摸，不要停。”于是，十几代人，300多年，这双手从未离开过这块香。每一代人都用自己的掌心温度去养护它，让它从一个粗糙的香块，变成了今天这样一块温润的、有生命的东西。

于是，我明白了。沉香最珍贵的，不是它的香气，而是它身上累积的、无数双手的印记。就像冼夫人的精神最珍贵的，不是她说了什么，而是千千万万的人用自己的人生去实践了它。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用自己的手，为这块古老的土地增添一层新的包浆。

在电白的最后一天，林师傅送给我一小块他亲手理的香。

我把那块香放在书桌上，每天晚上都会用手指抚摸它几分钟。起初它很粗糙，甚至有刺手的地方。几个月后，它开始变得光滑，有些地方甚至微微发亮。我不知道是我改变了它，还是它改变了我的手指。也许两者都有。每一次抚摸，都像一次无声的对话。

而我的指尖，正在慢慢学会一种新的语言。那种语言不需要声音，不需要文字，只需要耐心和温度。它教会我的，不只是如何辨认一块沉香的好坏，更是一种对待世界的方式——用手去触摸，用心去感受，不急不躁，让时间在自己和事物之间慢慢流淌出一层温润的光泽。

这大概就是冼夫人说的“好心”吧。不是惊天动地的伟业，而是一双手日复一日地做着该做的事。不声张，不炫耀，只是在时间的打磨下，变得越来越温润，越来越有力量。